

老大公報「閒評」鋒利潑辣

□百劍堂主

翻開這冊1911年的《大公報》，使我最感興趣的是那裡的「閒評」，很精短，很鋒利，很潑辣，有時也相當幽默。它針砭時弊，諷罵官場，文字固然風趣，立論也不乏精闢之見，我想，如果那時候也有「雜文」這東西，這就是很好的「雜文」。

報壇軼事

手邊有一冊45年前的《大公報》合訂本，這在中國報業史料上，也可以算是古董了。距今45年前，亦即1911年，那一年，在中國歷史上是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因為那是清宣統三年，亦即滿清統治被推翻的一年——辛亥。打開這冊古董，看看幾乎半個世紀以前的新聞與其他文字，有些確實相當有趣。

英斂之題寫報頭

這一冊合訂本與目前的報紙合訂本大不相同，它是用光面紙印的，內文全部四

號字，所以每一個字有目前報紙上一欄標題所常用的字那麼大，看起來甚省目力。印的不是雙面而是單面，每一張摺成兩面，邊上有報名、報紙號數及頁次，有如普通的線裝書。高度足有十吋，煞像常見的「通書」。當時每日出紙三大張，每張六頁十二面。看報頭頁的價目表，本埠報價是每月小洋六角，每份零售二分。那時恐怕還沒有直接派報，所以報名下有「定閱報價先付，否則概不寄發」的字樣。那時的所謂「本埠」就是天津，《大公報》的館址是在「日本租界旭街四面臨對過」，這就是《大公報》的發祥地，一直到最近遷京之前，《大公報》的館址都是在這個地方。

我手邊的那本《大公報》合訂本還另

有一層史料價值，因為封皮上還有英斂之寫的報頭，英斂之原名英華，是旗人，亦即老《大公報》的創辦人之一。

針砭時弊諷罵官場

翻開這冊《大公報》，使我最感興趣的是那裡的「閒評」，很精短，很鋒利，很潑辣，有時也相當幽默。它針砭時弊，諷罵官場，文字固然風趣，立論也不乏精闢之見，我想，如果那時候也有「雜文」這東西，這就是很好的「雜文」。我又想，如果香港《大公報》今日版面上能有類似的東西，擔保還是可以叫座。

現在我想做一下「文抄公」，抄兩篇在下面，加以標點，以饗讀者。當時報上不可能有標點符號，而且連「斷句」也是沒有的。此種「閒評」沒有題目，如果一天有一篇以上，則用「閒評一」、「閒評二」以別之，這也是它的特色之一。

下面是宣統三年三月初二日的「閒評一」：

「英據片馬一懼，俄爭蒙疆一懼，葡佔澳門一懼，法侵滇南一懼，日本經營東三省又一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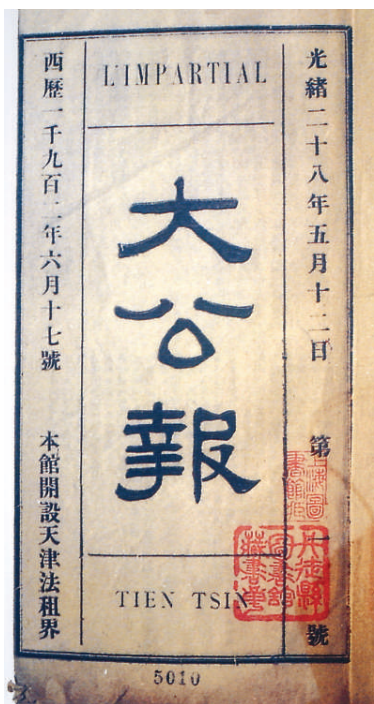
長公子欽使一喜，少公子娶婦一喜，女公子出閣一喜，次公子納妾一喜，滿朝文武齊來上壽又一喜。

此老胸中忽而懼，忽而喜，正如十五個吊桶，七個上八個下，不知是好過還是難過。

然而揣度此老心理，究竟懼是假的，喜是真的，懼的是無關痛癢的，喜的是窩心着肉的。」

意義聲情妙筆生花

我讀此短文，極佩其刀筆。它的短短百數十字中，把「此老」罵得痛快淋漓，挖苦得到心到肺。其中把國與私，懼與喜，反覆使用，層層推進，筆法極之老辣。而頭一段的「據」、「爭」、「佔」、「侵」、「經營」等字，也用得字字不同，也字字斟酌，作者胸中須有豐富的字彙，才能臻此。



大公報於一九〇二年在天津創刊

下面是同年三月初三的「閒評二」：「屢屢試產之新內閣，盛傳於今日發表。一般望治之徒，以為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揖送不負責任之舊軍機，歡迎大負責任之新內閣；今日何日，誠千載一時哉！然吾料內閣制度雖改頭換面，而內閣中之人物，除舊軍機外必無餘子，正如夏姬嫁中公，名為一對新人，實則雙雙舊貨，雖鼓樂喧天，盈門賀客，夫亦何樂之有！」

作者詞鋒銳利，字句鏗鏘，讀之一氣呵成，使人極之暢快。其中如「不」負責任之「舊」軍機，「大」負責任之「新」內閣，「一對新人」、「雙雙舊貨」，「鼓樂喧天」、「盈門賀客」等等，由他正反排比一番，意義聲情，不覺得更凸出而生動，真妙筆也！（摘自《三劍樓隨筆》，台灣遠景出版社）

張之洞攬才巧施美人計



張之洞巧妙施計挽留人才

史海回眸

甲午戰敗後，隨著李鴻章的失勢，很多人把矛頭對準了盛宣懷，遭到彈劾的盛宣懷處境艱難。張之洞當時在武漢鋪的洋務灘子太大，創辦的漢陽鐵廠等一批廠子大都虧損，亟需啓用懂洋務的經營人才去扭虧為盈。這時，張之洞想到盛宣懷。為挖到這個人才，張之洞頗費了一番腦筋。

深知盛宣懷處境的張之洞，經過一番周密安排後，給盛宣懷發去電報，邀請他到武昌商議「官督商辦」之事，言辭頗為誠懇。盛宣懷見電報後，以回家給老父祝壽為名向李鴻章告假，登上天津開往上海的輪船。

盛宣懷平時不苟言笑，卻喜歡歡舞音樂、美酒女色。無聊的海上行程，讓他很懷悔未帶自己的寵妾同行。晚飯後，盛宣懷在船艙閒逛，只見一個二十來歲的絕色美婦朝自己嫣然一笑，讓他禁不住心動。經過一番寒暄，方知美婦是一戲班的藝人，藝名白玉蘭，準備轉道上海去漢口，探望藝班姐妹。白玉蘭望着盛宣懷遞上的名片，驚訝不已，便誠邀「盛道台」去自己臥艙小坐片刻。之後，一個是久仰「盛道台」大名，一個是讚許姑娘美若天仙，很快便上演了一齣「鳳求凰」的好戲。

此後的幾天航行中，盛宣懷與白玉蘭如同沉浸於蜜月之中。海輪抵達上海後，迎接盛宣懷的是湖北藩台，而且是專門派一艘兵艦來接盛宣懷。盛宣懷雖有些受寵若驚，但還是鎮定自若地攜白玉蘭登上兵艦，住進了經過精心布置的豪華臥艙。

來到武昌，盛宣懷受到張之洞的盛情款待，除張之洞偶爾邀請他到總督府聊聊「官督商辦」事宜外，幾乎是日日宴請，夜夜笙歌。總督府專門安排一班人馬侍候盛宣懷的起居、遊樂。住了十來天後，盛宣懷產生想回天津的念頭。白玉蘭聽說盛宣懷想走，百般勸阻，又將自己的藝妹白玉菊從漢口接來陪伴盛宣懷。這白玉菊比白玉蘭更年輕漂亮，能歌善舞，彈得一手好曲，盛宣懷一見之下，大有魂不守舍的感覺。次日，白玉蘭藉故去漢口演出幾日，將藝妹丟給「準姐夫」照料。這白玉菊更能吹「枕邊風」不時撒嬌，讓盛宣懷「留在湖北」。直到此時，盛宣懷才如夢方醒，知道這一路的艷遇都是事先設下的圈套。在清朝，官員狎妓可被彈劾罷免。

盛宣懷終於留了下來。1896年，盛宣懷幫張之洞接下漢陽鐵廠的爛攤子，開始籌辦中國近代規模最大的漢冶萍公司。張之洞則出面幫他化解彈劾一事，並保薦他擔任盧漢鐵路督辦大臣。1902年，張之洞又保薦盛宣懷任正工部左侍郎。盛宣懷終於死心塌地地跟隨張之洞，幫助他實現實業救國之夢。（摘自《歷史故事》2009年第4期）

不生氣就贏了 □李 敖

我有一個老師叫殷海光，在台灣蠻有名的。他在台灣和雷震辦《自由中國》雜誌，辦了十年，被蔣介石反掌一撲，雷震被關了起來。

殷海光沒被關，但是，一次在家裡吃飯時想到蔣介石，吃到一半氣得飯也不能吃了。最後，四十九歲，得胃癌死了。得胃癌有很多原因，可是心裡不愉快是重要原因。

他是哲學家啊，他是思想家啊，思想家得胃癌死掉，不對勁啊。表示你沒想通啊，思想沒學通啊。他的敵人活了八十九歲，你小子活了四十九歲，他比你多活四十年。你打倒什麼敵人啊，你輸了。所以，第一條，我就不生氣，跟你逗着玩，我贏你，活過你。現在我成功了，我贏了！（摘自《報刊文摘》）

中國文物的一場浩劫

□黃大德

香江舊聞

1947年1月29日至2月2日，由鄭德芬、黃般若、潘熙三位文物收藏家發起，以中國文化協進會、中英學會主辦的「中國古代文物展覽會」在香港般咸道羅富國師資學院舉行。此次展覽之目的，在於了解、研究戰亂之後廣州文物的大致情況。展品主要由廣州的藏家借出，共集得文物一千多件。展出時，香港報刊紛紛報道，參觀者十分踴躍，被稱為香港空前未有盛會。

展覽結束後，藏家親攜展品乘搭「西安輪」返廣州。詎料該船啓航前一小時（4日凌晨4時50分），船尾突然起火，瞬間全船濃煙密布，火光衝天。熟睡的乘客驚醒後，倉皇逃生者，均子然一身。查此次火災，遇難者127人，失蹤者30多人，受傷者30多人。參展的藏家鄭芷湘、何冠五、莫元瓚、梁慧吾、鍾仁階、高燕如、黃般若、張谷雛等，雖幸能逃出生火，然所攜之文物，除鄭芷湘救出所藏古銅印和沙壺、黃般若救出兩件古畫外，餘皆毀於大火之中。其中最珍貴者有：

宋刊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40卷。

宋刊本《秘傳天祿閣寓言外史》8卷。

元至大刊本《重修宣和博古圖》30卷。

元刊本《九靈山房集》30卷（明善堂安樂堂舊藏）。

明正統翻淳化本《後漢書》120卷。

明刊本石室先生《丹淵集》40卷（又拾遺及續編）。

明嘉靖刊《東坡集》40卷，後集30卷。

明嘉靖刊本《奏議》15卷。

明嘉靖刊本《應詔集》10卷，續集12卷。

明刻本《程氏》15卷。

上述書籍，有八種為宋、元、明版之海內孤本。而古畫更有丁雲鵬山水人物花卉扇冊、元代黃公望《仙館儼金圖》及夏山圖軸、吳歷山水冊、王時敏青綠山水、王守仁畫軸等。（摘自《文苑佳話》，香港商務印書館）

遊山玩水



赤坎古鎮

廣東開平的赤坎古鎮，有「廣東威尼斯」之稱。古鎮經歷宋、元、明、清以及法國殖民統治和民國時期，每個時代幾乎都留下獨特的建築風格，成為歷史印記。

赤坎舊建築很集中，在一條街上，古典民族風格、歐陸風格、南洋風格、民國風格，甚至俄羅斯風格的都有，簡直是建築藝術的博物館。

□懷舊堂主 圖、文

呂楠：我懷着謙卑之心

□王 寅

浮光掠影

呂楠1962年生於北京，自由攝影師。呂楠用十五年時間完成了《被遺忘的人：精神病人生存狀況》、《在路上：中國的天主教》和《四季：西藏農民的日常生活》三部曲。這三部作品「彷彿象徵了人類今天的精神狀況，象徵了呂楠期望的人類偉大精神的復歸」。

2008年2月29日，呂楠的攝影展《永恆的尺度》在廣東美術館展出。這一展覽囊括了呂楠歷時15年創作的三部曲《被遺忘的人：精神病人生存狀況》、《在路上：中國的天主教》和《四季：西藏農民的日常生活》。

從拍精神病院起步

呂楠的三部曲之旅是從拍攝精神病院起步的，從1989年開始，呂楠前後走訪了38家精神病院和上百個患者家庭。每拍攝一個精神病人，只要條件和情況允許，呂楠都會進行面對面的採訪，了解病人的身世、家庭背景和病情，並作記錄，採訪時間一般不少於一個小時。通常接下來的拍攝會再花一至兩個小時。

有一次，呂楠在北京安定醫院拍攝，在一間病房外面，遭遇了一個強壯的病人，呂楠本能地用手護住頭，就在這時，那個病人卻向他伸出一隻手，要和他握手。在這一瞬間，呂楠被病人的友好和善良深深觸動，此後，在呂楠的心目中，再也沒有精神病這一概念，在他眼中，精神病人和所有的人一樣，也有喜怒哀樂，也有正常的感情。

在談到精神病院拍攝時，呂楠反覆提到的一個詞是「尊嚴」。廣西一家精神病院的重病者病房，全身赤裸的女病人站立在鐵欄欄做成的鐵門背後，雙手搭在鐵欄杆上



《拿十字架的老婦和羔羊》（黑白），陝西，1992年

拍照半年後，她死於這家醫院。」面對這樣的病人，呂楠按下快門的瞬間也是她挺直身子坐在沒有床墊的床上，而不會是歪歪斜斜躺倒的樣子。

拿十字架的老婦

耗時兩年完成的《被遺忘的人》雖然具有強烈的視覺衝擊力，但呂楠並沒有強調病人的痛苦和慘狀，而是以極其克制的拍攝手法，真實再現了精神病人的生存狀態：「我拍完了精神病院以後，才理解病人的想法：醫院外面才是精神病院呢。裡面倒像教堂，像寺廟，像修道院，寧靜至極，安靜極了。」

彷彿冥冥之中的安排，精神病人系列的最後一個鏡頭，恰好是在教堂裡拍的，而宗教一直是呂楠想要拍的題材。《拿十字架的老婦和羔羊》拍攝於陝西一戶農家，這戶人家有一頭小羊，每天下午四點左右，主人就會給小羊餵草。有時候忙起來，顧不上，小羊餓了，會用嘴拽拽主人的褲腿提醒她。呂楠看到小羊這麼可愛，就想拍幾張照片。老婦人手裡的十字架也有故事，老兩口原來是教徒，在「文革」中，老伴把十字架用泥糊在牆壁裡，連妻子都不知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文革」中已經不信任到何等程度了，連夫妻都互相不信任。

呂楠連續拍了兩個卷，感覺都不如意，正準備放棄，就在這時候，小羊突然側過頭去親吻了十字架：「兩秒鐘，最多三秒鐘，你可以看到牠真的在那兒親十字架。我能做的就是讓老婦人別動。」

收割中的藏族姑娘

從1997年至2005年，呂楠每年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時間生活在西藏。

在呂楠有限的行李空間裡，除了膠卷、相機、望遠鏡、給藏民治病用的藥品，還有經過嚴格挑選的書籍和灌錄了大量古典音樂的MD，這些包括歌德和巴赫作品在內的書籍和音樂是呂楠在藏區的精神支柱和力量的源泉。呂楠前後拍攝了四十多個村子，離鄉最近的村子，來回也要一



《收割中的姑娘》（黑白），西藏，2000年

個多小時，最長的要花三四個小時。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風沙起來的時候，平地裡看不見人，耳朵、眼睛、嘴巴、鼻子、頭髮裡，沒有不是沙子的，小石頭子颯起來，打到臉上生疼。

在西藏拍攝，最大的難度在於要和環境天衣無縫，大部分時間不好處理。呂楠說：一定要順光，不能有陰影。在強烈陽光下，西藏的莊嚴肅穆就出來了。

《收割中的姑娘》拍攝的是秋收時節，一個拿着鐮刀的藏族姑娘正在田裡收割。姑娘聽見有人在遠處叫她，回身張望，剛剛彈地而起的麥子在照片上還是虛的，姑娘脖子上的項鍊也在搖晃。等待了一個下午的呂楠，在最意料不到的時刻抓到了這個瞬間。類似的完美之作還有很多。

呂楠把這樣的照片稱作上帝送給他的禮物。但是，如果不是長年累月地蹲在現場，如果不是始終端着相機，如果不是和藏民有融洽的關係，如果不知道自己心裡要什麼，上帝的眷顧再多，也落不到呂楠的頭上。（摘自《南方周末》）